

东 周

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

【原文】

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，周君患之，以告颜率。颜率曰：“大王勿忧，臣请东借救于齐。”颜率至齐，谓齐王曰：“夫秦之于无道也，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，周之君臣，内自尽计^①，与秦，不若归^②之大国。夫存危国，美名也；得九鼎，厚宝也。愿大王图^③之。”齐王大悦，发师五万人，使陈臣思将以救周，而秦兵罢。

齐将求九鼎，周君又患之。颜率曰：“大王勿忧，臣请东解之。”颜率至齐，谓齐王曰：“周赖大国之义，得君臣父子相保也，愿献九鼎，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？”齐王曰：“寡人将寄径于梁。”颜率曰：“不可。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谋之晖台之下，少海之上，其日久矣。鼎入梁，必不出。”齐王曰：“寡人将寄径于楚。”对曰：“不可。楚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谋之于叶庭之中，其日久矣。若入楚，鼎必不出。”王曰：“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？”颜率曰：“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。夫鼎者，非效醯壶酱瓿耳，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；非效鸟集乌飞，兔兴马逝，漓然止于齐者。昔周之伐殷，得九鼎，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，九九八十一万人，士卒师徒，器械被具，所已备者称此。今大王纵有其人，何涂之从而出？臣窃为大王私忧之。”齐王曰：“子之数来^④，犹无与耳。”颜率曰：“不敢欺大国，疾定所从出，敝邑迁鼎以待命。”齐王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内自尽计：盘算。犹言在朝廷内想尽了办法。

②归：通“馈”。

③图：认真考虑。

④数来：指上面所列的情况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发兵进攻东周，向东周君索要九鼎，周君为此忧心忡忡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颜率。颜率说：“君王不必忧虑，可由臣往东去齐国借兵求救。”颜率到了齐国，对齐王说：“如今秦王暴虐无道，想要兴兵周君，还索要九鼎。我东周君臣一致认为：与其把九鼎送给秦国，实在不如送给贵国。如果您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，必定美名传扬，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；如果能得到九鼎就是得到了国之珍宝。愿大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！”齐王非常高兴，立刻派遣五万大军，任命陈臣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，秦兵果然撤退。

当齐王准备向周君要九鼎时，周君又为之忧心忡忡。颜率说：“大王不必担心，请让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。”颜率来到齐国，对齐王说：“这回我东周仰赖贵国的义举，才使我君臣父子得以平安无事，因此心甘情愿把九鼎献给大王，但是却不知贵国要借哪条道路把九鼎从东周运回到齐国？”齐王说：“寡人准备借道梁国。”颜率说：“不可以借道梁国，因为梁国君臣很早就想得到九鼎，他们在晖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。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，必然很难再出来。”于是齐王又说：“那么寡人准备借道楚国。”颜率回答说：“不行，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，很早就在叶庭谋划了很长时间。假如九鼎进入楚国，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。”齐王说：“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？”颜率说：“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。九鼎，并不是像醋瓶酱罐，可以揣在怀中或提在手上就能拿到齐国，也不像群鸟聚集、乌鸦飞散、兔子奔跳、骏马疾驰那样一下子就能进入齐国。当初周武王伐殷纣

王获得九鼎之后，为了拉运一鼎就大约动用了九万人，九鼎就是九九共八十一万人。此外，预备器械用具的人数也要与八十一万人不相上下。如今大王即使有这么多人力和物力，又能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？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。”齐王说：“你屡次来我齐国，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！”颜率说：“臣怎敢欺骗贵国呢，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，我们听候贵国的命令。”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。

秦攻宜阳

【原文】

秦攻宜阳，周君谓赵累曰：“子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宜阳必拔也。”君曰：“宜阳城方八里，材士^①十万，粟支数年，公仲之军二十万，景翠以楚之众，临山而救之，秦必无功。”对曰：“甘茂，羁旅也，攻宜阳而有功，则周公旦也；无功，则削迹于秦。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攻宜阳，宜阳不拔，秦王耻之。臣故曰拔。”君曰：“子为寡人谋，且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谓景翠曰：‘公爵为执圭，官为柱国，战而胜，则无加焉矣；不胜，则死。不如背秦援宜阳。公进兵，秦恐公之乘其敝也，必以宝事公；公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，亦必尽其宝。’秦拔宜阳，景翠果进兵。秦惧，遽效^②煮枣，韩氏果亦效重宝。景翠得城于秦，受宝于韩，而德东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材士：勇武之士。

②效：献出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城，周王对赵累说：“你预测一下事情的结果会怎样？”赵累回答说：“宜阳必定会被秦国攻破。”周王说：“宜阳纵横八里，有英勇善战的士兵十万，粮食可以支撑好几年；在宜阳附近有韩国国相公仲的军队二十万，附近还有楚国大将景翠率领的兵士，依山扎寨，相机援救宜阳，秦国一定不会成功的。”赵累回答说：“攻打宜阳的秦将甘茂是寄居秦国的人，如果攻打宜阳有功，就成了秦国的周公旦；如果不成功，就将在秦国站不住脚。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们的意见，执意要进

攻宜阳，如宜阳攻不下来，秦王会以此为耻。所以我说宜阳一定能攻下来。”周王说：“那么你替我考虑一下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”赵累回答说：“请君王对楚将景翠说：‘你的爵位已经是执圭，你的官职已经是柱国，就是打了胜仗，官爵也不可能再升了；如果不取胜，就必遭死罪。不如等秦国攻下宜阳后再出兵，秦国害怕你要乘秦军疲惫去袭击它，就一定会拿出宝物送给你，韩国国相公仲也会因为你乘虚攻打秦国而敬慕你，他也一定会把宝物送给你。’”秦军攻陷宜阳以后，楚将景翠听取周王意见发兵攻秦。秦国大为恐惧，赶紧把煮枣这个地方献给景翠。韩国果然也拿出重宝酬谢景翠。景翠不但得到了秦国的煮枣城，又得到了韩国的财宝，又有恩于东周。

东周欲为稻

【原文】

东周欲为稻，西周不下水^①，东周患^②之。苏子谓东周君曰：“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？”乃往见西周之君曰：“君之谋过矣！今不下水，所以富东周也。今其民皆种麦，无他种矣。君若欲害之，不若一为下水，以病^③其所种。下水，东周必复种稻；种稻而复夺之^④。若是，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，而受命于君矣。”西周君曰：“善。”遂下水。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下水：从河流上游往下游放水。

②患：忧虑。

③病：破坏。

④复夺之：指再停水进行破坏。

【译文】

东周想种水稻，西周不放水，东周为此而忧虑，苏子就对东周君说：“请让我去西周说服他们放水，可以吗？”于是去拜见西周君，说：“您的主意打错了！如果不放水，反而使东周有了致富的机会。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麦子，没有种其他东西。您如果想坑害他们，不如突然一下子给他们放水，去破坏他们的庄稼。放下了水，东周一定又改种水稻；种上水稻就再给他们停水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就可以使东周的百姓完全依赖于西周而听命于您了。”西周君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就放水。苏子得到了两国赏金。



◆ 周公旦

周文君免士工师藉

【原文】

周文君免士工师藉，相吕仓，国人不说^①也。君有闵闵之心^②。

谓周文君曰：“国必有诽誉，忠臣令诽在己，誉在上^③。宋君夺民时以为台，而民非之，无忠臣以掩盖之也。子罕释^④相为司空，民非子罕而善其君。齐桓公宫中七市，女闾七百，国人非之。管仲故为三归之家，以掩桓公，非自伤于民也？《春秋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，皆大臣见誉者也。故大臣得誉，非国家之美也。故众庶成强，增积成山。”周君遂不免。

【注释】

①说：通“悦”。

②闵闵之心：形容忧虑。

③上：君王。

④释：放弃。

【译文】

周文君免除了工师藉的职务，而任用吕仓为相国，东周民众都表示不满。周文君为此感到很忧虑。

维护吕仓的人对周文君说：“国家的事必然是有人毁谤也有人赞美，忠臣把毁谤都加在自己身上，而把赞美都归于君主。宋国的君主强占百姓耕作时间建造自己的游乐台，而遭到人民强烈的非议。没有忠臣来替他掩饰过错，后来，子罕辞去相位而改任司空，人民就非议子罕，而赞美宋君。在齐桓公的宫中，一共开设有七个市场和七百个歌姬，齐国人都斥责他，于是管仲就故意在自己家筑台，并命名为“三归台”，为桓公

掩饰过错，难道这是自己有意伤害民心吗？《春秋》一书记载臣子杀死君主的事可以百数计算，他们都是很受赞誉的大臣。由此可见，重臣享有盛名，并非国家之福。所以常言道，‘众多成强，增高成山’。”周文君这才没有免去吕仓相国的职位。

温人之周

【原文】

温人之周，周不纳。客即对曰：“主人也。”问其巷而不知也，吏因囚之。君使人问之曰：“子非周人，而自谓非客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少而诵《诗》^①，《诗》曰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今周君天下，则我天子之臣，而又为客哉？故曰主人。”君乃使吏出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。

【译文】

魏国温城有一个人去东周，东周人不接纳他，并且问他说：“你是外地人吗？”温人回答说：“我是本地人。”可是东周人问他的住处，他却毫无所知，于是官吏就把他拘留起来。这时东周君派人来问：“你既然不是东周人，却又说自己不是客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温人回答说：“我小时候读《诗经》，书中有一段诗说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如今东周王既然君临天下，那么我就是天子的臣民，又怎么能说我是外地人呢？所以我才说是本地人。”东周君听了，便让官吏把这个人释放了。

杜赫欲重景翠于周

【原文】

杜赫欲重^①景翠于周，谓周君曰：“君之國小，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，不可不察也。譬之如张罗者，张之于无鸟之所，则终日无所得矣；张于多鸟处，则又骇鸟矣；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^②，然后能多得鸟矣。今君将施于大人，大人轻君；施于小人，小人无可以求，又费财焉。君必施于今之穷士，不必且为大人者，故能得欲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重：重视。

②际：边缘地方。

【译文】

杜赫想让东周重用景翠，就对东周君说：“您的国家很小，倾尽您的珍宝来侍奉诸侯也不够用，所以不能不仔细考虑一下。比如张网捕鸟，把网设在没有鸟的地方，永远也不会捕到鸟；把网设在鸟多的地方，容易使鸟惊觉，只有把网设在有鸟而鸟不多的边缘地方，才会捕到很多鸟。如今您把钱花在声名显赫的人身上，可这些人却瞧不起您；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吧，您对这些人指望不了什么，无所企求、又浪费钱财。君王只有把钱花在暂时穷困潦倒，将来一定成大器的人身上，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”

昌他亡西周

【原文】

昌他亡西周，之东周，尽输^①西周之情于东周。东周大喜，西周大怒。冯且曰：“臣能杀之。”君予金三十斤。冯且使人操金与书，间^②遗昌他曰：“告昌他，事可成，勉^③成之；不可成，亟亡来亡来。事久且泄，自令身死。”因使人告东周之候曰：“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。”候得而献东周，东周立杀昌他。

【注释】

①输：告诉。

②间：暗中。

③勉：努力、尽量。

【译文】

昌他叛逃出西周，去了东周，把西周的国家机密全部泄露给了东周。东周十分高兴，西周君愤怒万丈。冯且说：“我有办法杀掉昌他。”西周君给冯且三十斤黄金。冯且叫人拿着黄金和一封信，暗中送给昌他。信上写道：“告诉昌他：如果事情可以办成，你就尽量努力办成；如果办不成就赶快逃回来。时间长了事情可能会败露，你就会自身难保。”同时，冯且又派人告诉东周边境的东周探子说：“今晚有奸细要入境。”东周探子果然捕到送信人，搜出书信献给东周君，东周君立刻将昌他杀掉。

西 周

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

【原文】

薛公以^①齐为韩、魏攻楚，又与韩、魏攻秦，而藉兵乞食^②于西周。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：“君以齐为韩、魏攻楚，九年取宛、葉以北以强韩、魏，今又攻秦以益之。韩、魏南无楚忧，西无秦患，则地广而益重，齐必轻矣。夫本末更盛，虚实有时，窃为君危之。君不如令敝邑阴合^③为秦而君无攻，又无藉兵乞食。君临函谷而无攻，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：‘薛公必不破秦以张韩、魏，所以进兵者，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。’秦王出楚王以为和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，秦得无破，而以楚之东国自免也，必欲之。楚王出，必德齐，齐得东国而益强，而薛世世无患。秦不大弱，而处之三晋之西，三晋必重齐。”薛公曰：“善。”因令韩庆入秦，而使三国无攻秦，而使不藉兵乞食于周。

【注释】

①以：利用。

②藉兵乞食：这里指借兵借粮。

③阴合：暗中交结。

【译文】

薛公利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国、魏国攻打楚国，然后又与韩国、魏

国攻打秦国，因而向西周借兵借粮。韩庆替西周对薛公说：“你用齐国的力量帮助韩国、魏国攻打楚国，用了九年时间才攻下宛城、叶城以北的地方，来加强韩国和魏国，现在又攻打秦国来进一步加强他们。韩、魏两国南面不用担心楚国，西面没有秦国的威胁，那么他们的疆域不断扩大，而且地位更加重要，那么齐国的地位必将会受到轻视。事情的本末、虚实不是永恒的，而是交替变化的，我暗暗地为你感到不安。你不如让西周暗中和秦国结交，而且你既不攻打秦国，又不借兵借粮。你临近函谷关而不进攻，让一国把你的真实意图告诉秦王说：‘薛公之所以要攻破秦国以加强韩、魏两国，是因为想要大王迫使楚国把靠近齐国的东面土地割让给齐国。’秦王放回楚王，两国和好，你让西周用这种方法施惠于秦，秦国让楚国割让东面的土地给齐国，而免于被齐、韩、魏三国所进攻，秦国一定愿意这样做。楚王能够脱身，也一定会感激齐国，而把东面的土地割让给齐国。齐国得到这块土地就会更加强大，你在薛地的封邑也就世代没有灾祸了。秦国的力量并没有削弱，他在韩、赵、魏三国的西面，三国一定会接重齐国。”薛公说：“好。”于是派韩庆前往秦国，又取消了联合韩、魏攻打秦国的打算，也不想向西周借兵借粮了。

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

【原文】

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，周君迎之以卒，甚敬。楚王怒，让^①周，以其重秦客。游腾谓楚王曰：“昔智伯欲伐公由，遗^②之大钟，载以广车^③，因随入以兵，公由卒亡，无备故也。桓公伐蔡也，号言伐楚，其实袭蔡。今秦，虎狼之国也，兼有吞周之意；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，周君惧焉，以蔡、公由惑之，故使长兵在前，强弩在后，名曰卫疾，而实囚之。周君岂能无爱国哉？恐一日之亡国，而忧大王。”楚王乃悦。

【注释】

①让：严词责难。

②遗：赠送。

③广车：用于通车的宽广的路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派樗里疾率领一百辆马车去访问西周，西周君用相应数量的士卒举行盛大的仪式出城迎接，非常重视和尊敬樗里疾。楚王知道后大为愤怒，严词责难周君不该这样重视秦国使者。周臣游腾就对楚王解释说：“以前智伯要讨伐由时，先赠送给他一口大钟，由为了能用大车运这口大钟，就特别修了一条宽广的道路，但智伯却也趁机从这条道路进兵攻击由，由于是被灭了，这主要是因为由没有防备的缘故。齐桓公攻打蔡国时，表面上声称去攻打楚国，实际上却是袭击蔡国。现在的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，还有吞灭周朝的野心，秦国派樗里疾率领一百辆战车到西周时，周君非常害怕，于是心里以当年的蔡国和由的事情作为警戒，所以

在欢迎仪式上派手持长柄武器的士兵走在前面，派手持强弓的士兵走在后面，名义上是欢迎、保卫樛里疾，实际上是困住他。周君难道不爱他的国家吗？唯恐有一天被灭，对大王您也不利，这是为了大王担忧啊。”楚王这才高兴起来。